

解放教育自主力量

三十會／何民傑

2006年06月17日

《信報》P05版中港評論

上星期出席一所直資中學的文化祭活動，參觀了校內的設施。看見天台安裝了望遠鏡方便同學觀星，鄰傍原本用作職工宿舍的小房子卻改裝成示範單位，用作地產代理課的實習場地，假期還可以讓交流生住宿，暑假就安排中一學生輪流體驗三日兩夜的住宿生活。

千禧校舍的興建都花上億元公帑，設施優越固然是意料之內，但如何運用這些優勢去配合學校的辦學理念，回應家長和學生的期望，最重要的還是官僚放開管制之手，辦學者也要放膽嘗試。

當天看見一排排電腦用作教授股票投資，小賣部變身成餐飲管理課室，操場暗角改裝成星光大道，甚至洗手間也讓學生以塗鴉粉飾，一切也讓人感受到學生的自信、溝通能力和學習興趣將會在這些細致安排下茁壯成長。

干預愈多愈浪費資源

直資中學和津貼中學的分別在於財政資助形式完全不同，以初中生在津中每年需要三萬元成本為例，直資中學每收一名初中生，就可向政府取得三萬元來自行調撥運用。直資才不過是在緊扼的官僚教育下放鬆那丁點，幾年實踐就有出人意表的驚喜，更多的解放和競爭將會是香港教育發展的正確方向。

要談論教育和市場的關係，不得不提及一九七六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·佛利民（Milton Friedman），他提出教育券的主張影響美國以至世界各地的教育改革，有關這位經濟學家談論教育券的文獻主要有三篇。第一篇是一九五五年的論文《經濟學和公共利益》，後來以《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》為題收錄在他的銷量達五十萬本的名著《資本主義與自由》一書中。第二篇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名著《自由選擇》中的〈學校的問題在哪裏〉一章。第三篇則是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九日在《華盛頓郵報》發表的〈公立學校：使其私有化〉一文。

這三篇文章發表的時間都相距大約十五年，但對運用市場改造教育的願望還是一以貫之。而佛利民雖然以美國的教育體制為討論的主要對象，但他提出的質疑和建議都有讓普世參考的價值。首先，他重新界定了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，認為政府介入教育的唯一理由是教育有明顯的正外部性，亦即是教育能夠使整體公眾得益。但這並不能推論政府要將教育全盤接管，也要避免最終成為社會集權的表現。而官僚的干預愈多，教育的質素只會每下愈況，公眾投放的資源也會無謂浪費。

要解決這個在世界各地都顯而易見的教育問題，佛利民提出學券制的構思，其背後理念是要使政府把資助教育和提供教育兩個角色分開，政府甚至不再直接撥款給學

校，而是以每名學生原有的教育資助經費，以學券形式發給家長，讓家長拿 學券選擇子女入讀什 學校。

市場競爭機制辦教育

學券制是把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到教育領域裏，兒童也不再是要受國家培育的公民，家長可以按需要選擇不同辦學理念的學校，而不再由專業人士主宰孩子的命運。而學校有更多自主權時，不可估量的力量將由以往的官僚管制中釋放出來，學校間在競爭中的進步也會更爲明顯。現時每名學童由幼稚園到大學都在政府資助的學校讀書的話，大約就要花上一百萬公帑，如果以市場力量作更有效的運用，將讓社會的整體得益更大。

富裕家庭以於名校網區置業來換取增加子女進入名校的機會，已經是在香港心照不宣的古怪現象。教育券讓貧窮家庭和富裕家庭有更接近的條件去爲子女選擇學校，過去只有富裕家庭才能入讀的私立學校也可以向拿 學券的平民人家打開門戶，提供不同取向的優質教育。

佛利民夫婦一生都致力推動學券制，他推動成立的佛利民基金會至今都爲此理想努力，但面對巨大的既得利益團體的壓力，就連克林頓在一九九二年也改變他對教育自由改革的堅持。

在香港，對學券的討論更有如天方夜談，但直資中學將會是通往教育自由化的重要一步。